

稿例

本版歡迎文字或圖像投稿，可電郵至wwwcreative@hotmail.com。勿一稿多發（包括網上）。一經刊登，謹奉薄酬。

手寫板

沈小益

作者簡介：自由職業，寫詩歌、散文和短篇小說，發表作品多篇。《別人的嘴巴，我的故事》獲台灣《聯合文學》短篇小說推薦獎（第二名）。

# 王公橋的混世魔王

1 在成為王公橋一帶赫赫有名的混世魔王之前，周祖望跟你我一樣，並不是什麼混世魔王，而且，他也不想成為混世魔王。

但這個外號一旦戴在他腦殼上之後，就比觀音菩薩那個套在孫悟空腦殼上的圈子還要牢固。即使最近幾年來，遠在長沙的他為我們這裡做過不少好事，但我們這裡上了年紀的人一談起他，還是會說起他那些混世魔王的事情來。

2 周祖望原來不姓周，姓羅，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他幾歲的時候，被我們這裡一家姓周的人帶了做崽，於是便改名換姓。這戶人家人不興旺，但在我們這個小地方卻很有些名聲。

小地方生活的多是小人物，但周祖望的祖父周頂峰絕對是個例外。這個後來做了湖南都督的人因為家裡有錢，身上又流着不安分的血液，放着老書不讀，跑到日本留學，學的是軍事。回國之後，在長沙，在我們淮陽，風風火火地搞起造反活動來。他為人豪爽，據說還有兩手拳腳功夫。武昌起義之後，袁世凱大軍壓境。武昌義軍向全國各地求援。按照我們這裡李仁義老人的說法，當時的情形是二十四隻老鼠去咬貓，沒一隻老鼠敢上前，袁世凱勢力大啊，他是一隻惡貓。周頂峰當時二十多歲，血氣方剛，在長沙起義，做了湖南都督，首先站起來聲援武昌。這個人做事發得狠，把自己手下幾萬人馬開赴武昌。

李裁縫的祖父李仁義說：「當時我對周都督說，我們的部隊都開走了，你不就成了光桿司令嗎？周都督說，我曉得，我手 沒了兵，那些老頑固隨時都可以搞名堂，不過如今是沒辦法，個人生死管不得那麼多了，先救武昌要緊。」

我們這裡聽故事的人問：「後來呢？」  
「後來啊，那些老頑固就真的搞了名堂，把周都督殺了。周都督只做了十天都督，就死了。」

「他的幾萬兵呢？」  
「周都督死的時候，他們還沒到武昌。聽人講周都督被人搞死了，他們一個個痛哭流涕，要殺回長沙來報仇。有人七勸八勸，講，如今周都督人已經死了，再活不過來了，他先前最大的願望就是救武昌，我們先救了武昌再講，為周都督報仇的事，今後回到長沙再講。周都督手下幾萬兵就哭着去了武昌。」

我們這裡的人把李仁義叫做「棕草棕」。據說他年輕的時候，雖然書讀得很少，但心思活，聽到周頂峰在長沙做了都督，連夜和幾個人去了長沙。他們都是穿開襠褲和周頂峰一起要過的人，這一去，再怎麼不濟也會搞個小官當一當。周頂峰看到他們去了，自然蠻歡喜，但聽說他們要當兵，就笑着說，這兵，不是想當就當的，很苦啊，把自己的腦殼提在手上，隨時都可能被殺死。這幾個人都講不怕。周頂峰說，那好吧，你們先跟着人去操練吧，要好好學，看操練的情況再來作決定。

李仁義真是急死了，除了他之外，同去的人都操練得很好，他呢，連聽到「一二一」走個步伐都不行。一就是左，二就是右，一又是左——同伴耐心地教他，可是踏了一天的步，他還是踏錯。當然不是百分之百的錯，有時候教官喊「一」，他踏的是左腳，有時候卻是右腳。萬般無奈之下，這幾個農民就想出一個農民的辦法：在他的左腳上綁一小片棕，在他的右腳上綁一小束乾稻草，別人是「一二一，左右左」，他就是「一二一，棕草棕」。這個絕妙的主意當然是農民智慧的反映，然而，李仁義可能天生不是這方面的料，在教官「一二一」的口令聲中，他的步仍然踏得一塌糊塗。一二一他搞不清楚，左右左右他搞不清楚，棕草棕這些最熟悉的東西，他突然也搞不清楚了。

周頂峰說，李仁義，你就莫想打仗的事了，到我身邊跑跑腿吧。  
李仁義洩氣地說，也只好這樣了。



網絡圖片

其他幾個人編入了軍隊，奔赴武昌，奔赴他們心中遠大的前程。不幸的是，他們都戰死了。周頂峰做了九天的湖南都督，覺得有必要捎個口信回王公橋老家，於是派李仁義回來。

「周都督要你回來傳什麼口訊？」聽故事的人問。  
「周都督要他的娘爺放心，他在長沙蠻好。只是如今有些亂，等過一陣穩定下來，他一定接他們去長沙。」

後來我們都曉得，周頂峰只做了十天都督就死了。聽到周都督的死訊，李仁義失聲痛哭。

後來，天翻地覆了，李仁義也曉得情況不對頭了，所以周頂峰的故事，他也不講了。  
再後來，工作組的同志問李仁義，他是不是為周頂峰哭了一場。李仁義面無表情，說，真人不講假話，我也沒什麼瞞着藏着的，是哭了，而且是大哭。工作組的同志說，你怎麼能為國民黨的人哭呢？李仁義說，那都是幾十年前的事了，我沒有後眼晴，怎麼曉得幾十年之後會是這樣的呢？

因為李仁義立場有問題，工作組的同志要批鬥他。李仁義說，我都是快死的人了，批鬥就批鬥吧；只是你們和一個黃土埋到頸殼來的人過不去，何必呢？據說，當時的李仁義目光呆滯，面

無表情，那樣子就像老和尚入定一般。工作組的同志看到他這個活着的樣子跟死去的樣子差不多，認為他年紀也太大了，他一直也是安分守己，沒興過什麼風作過什麼浪，雖然良心這東西是封建統治者麻痹人民群众的鴉片，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講什麼良心，但良心這東西好像也是人的本能之一，你想一下子把它從心中根除也難於做到，於是，工作組的同志決定不批鬥李仁義。

人們都說李仁義命大福大。你看，好幾個人同去長沙，偏偏他搞不清一二一當不成兵，結果反而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到了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他以老賣老，又躲過了挨批鬥的劫。  
挨批鬥的劫，李仁義是躲過了。但作為周頂峰的孫子，周祖望就在劫難逃了。

周祖望家是地主（儘管他家的田不是我們這個地方最多的），這就該挨批鬥了。更要命的是，他的祖父是國民黨。國民黨是什麼？是最壞的傢伙。我們這裡的人都認為，國民黨中間，只有孫中山不是壞傢伙，其他的，統統的，都是壞傢伙！上面是這麼講的，我們王公橋的人都是下面的老百姓，我們當然就只能這麼信，這個看法，我們心甘情願地堅決擁護。  
所以，周祖望就在劫難逃了。（未完）

試筆

關曼豐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 難忘的老師

「你最難忘的老師是誰？」如有人這般問我，我會不假思索地答：「帶我進入象棋世界的陳德泰老師。」對我而言，陳老師不但是我學象棋的啟蒙老師，還是人生中十分重要的啟蒙者。

陳老師年五十多，身形略胖，戴圓框眼鏡，喜穿白色襯衣，性格隨和，教學卻非常認真，當學生們在比賽中全力拚搏時，他會恰如慈父般欣慰地讚許。

陳老師為人親切，無架子。記得我倆初次見面的時候，是在一場學生賽中。那時他主動和我閑聊，當時我以為他只是個熱心的大叔，便和他東拉西扯一下。怎料，當我快要離去的時候，他突然遞了一張名片給我，並說：「如果學象棋，可以聯絡我。」我一瞥那名片，才知陳老師是香港少數的象棋大師，當時寂寂無名的我簡直是受寵若驚，更深受陳老師「有教無類」的精神感動。

陳老師是一位無私的教育者。在跟他學棋的一段時間裡，我逐漸發現他這高尚的品格。陳老師的正職是工程師，平日公事繁忙，但他把珍貴的休息時間換成我們學棋的課堂時間。我們經常研究棋藝至晚上八、九時許，但他也不會發出半句怨言，反而會耐心地為我解答疑難。

陳老師教會我正確的學習態度和價值觀。曾聽過一句老生常談：「過程比結果重要。」在「求學是要求分數」的教育制度熏陶下的我對這個思想非常不以為然，但陳老師打破這個植根在我心裡的錯誤觀念。

在比賽中即使我勝了，陳老師也不會盲目地讚賞我，反而會仔細地在棋局指出失當的地方讓我加以改善，反之當我輸了一盤，他會指出我發揮出色的地方，並勸勉我繼續保持下去。幸虧有陳老師的循循善誘，我才能放下勝負的包袱，以「勝不驕，敗不餒」的正面心態下好每一盤棋。

俗語云：「一日為師，終生為師」，雖然陳老師只擁有一副平凡的臉孔，但他卻有一個不平凡的內心和品格，無論在棋盤上抑或是生活上，陳老師都是我最難忘的良師。

（本欄接受學生來稿，歡迎學校集體投稿。）

詩意偶拾

關天林

作者簡介：最近的心情像雲，我卻想把它寫成雨。黃雨也好，黑雨也好，反正到時候天文台會公佈的。

## 竹杖

東坡翩翩  
雨中不見  
我是遺下的竹杖  
又瘦又破 雖說  
贏過馬

芒鞋是幸運的  
它跑得比蝴蝶還快  
而我  
只是一根骨頭  
（好像聽誰說過）  
東風薰我  
我也不會長出肉來  
西風敲我  
也許會有一點  
涼浸浸

他買下我  
是為了遠行  
但他  
只在寂靜無人的  
江邊 靠著我  
聽了一會水聲  
（涼浸浸的  
我睡着了）

夢中車  
馬如水  
我從雨中醒來  
嘔吐扭轉  
頑劣的關節 蕭瑟處  
遺下一灘凝固的笑聲

詩意偶拾

詩/圖 楓靈

作者簡介：澳門人，1987年生，喜歡文字和圖畫。

## 摸索的盡頭

我隱約聽到  
你喊我名字的時候  
還低低沉沉地哼出幾個暗語  
音頻低得無法辨識

我隱約看到  
船隻往霧裡海邊發  
這一秒還實在清晰  
下一秒就會跳出視框以外  
而我 還會堅定地站在你的水平線之上

我隱約感受到  
在我和你各自的軸線上  
有一個可以容許你磨鈍融合的缺口  
而我就在心房裡刻意騰空周邊的位置  
生怕那裡會萌生藤蔓 接不下你的軌道

是否一直就這樣  
在百分之五十間半熟不生  
各自來回摸索 那份既定存在裡  
日積月累的孤獨



浮城誌

霜滿林

## 尋

四月十六日，晴。  
我出發去尋找這城市內的一些未知。  
站在十字路口的，是一張焦急的臉，東張西望，雙手失控般亂舞，企圖攔下一輛漏網的的士。急使人慌，慌最終叫路中心的婦人失常，抓狂的她放聲的吼，卻沒有任何回應，甚至連她自己的回音也沒有。城市的聲音最終把婦人的嘶吼給蓋過，如果她本來就有她的電話號碼，定會偽裝成的司機給她一個希望的來電。只是沒等到幻想實現，要載我到目的地的巴士到了站了，在到站之前還狠狠地響了聲喇叭，示意抓狂的婦人讓路。之後我就這樣登上了車。

與平常沒差，我坐在車廂內最後一排，那個與司機距離最遠的位置，找個舒服的坐姿，調個遠望的角度，進入放空的状态。放空的過程回想不來，也沒有回想的必要。待回個神來，窗外是陌生的風景，轉頭看司機，看能否得到陌生的原因，只是，我又看見一個焦急的背影，要是我沒有猜錯，我遇上了一個迷路的巴士司機。  
巴士上少了些東西，一些平日你推我撞，拿着電話高談闊論的人。報站器停在總站前一個站，不斷地重複報着青州總站，像埋怨不休的超時工作。司機的慌張開始大得在背後也能看到，面對車上唯一乘客，司機不敢把目光拋向我，繼續

向遠眺，假裝一個專心工作的駕駛者，而我，亦拿不出怒火吐向一個充滿悔意的人。  
最後，巴士最終到達一個更陌生的地方，我們被逼拋棄了尋找出路的同伴，離開前，司機讓報站器報出最後一站的名稱，廣東話一逼，普通話一逼，報站器終於都可以得到暫時的休息，而我們將繼續想辦法回到原來的軌道。  
電話另一端傳來的是一句抱歉，附近暫時沒有可載客的的士。我把這個早預到的消息告知身旁的司機，從他充滿歉意眼神中，我又看出多了一份悔改。就這樣，兩個從未交談的人踏上歸途，出發的起點，是城市另一邊的一個十字路口。